

案 卷

《青田别墅小区凶杀案告破》后续

别墅位置偏僻住的人少成为歹徒目标

■通讯员 齐黎军 文/摄

昨天,当别墅小区凶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到青田时,知道消息的人都赶到公安局,想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太残忍了,连小孩都杀!”“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人们的这些疑问,随着警方的审讯,都有了答案。

一老一少被害

11月12日下午2时20分左右,王某的姑姑因打电话到家没人接让他到家裏看看。王某到姑姑家时,发现围墙的铁门没有上锁,便开门进去,去敲平时习惯进出的南侧门。他叫了几声“姑父”没人应,就绕到别墅客廳的大門,发现客廳大門半开着,进入客廳后发现地上有很多血,姑父周某和女孩妞妞被害了。青田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集100多名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投入侦破工作。

经查,周某1952年2月3日出生,1980年到意大利,1998年回国后一直在国内。妞妞2006年4月29日出生,是周某妻弟的养女,因他在国外,所以妞妞一直跟随周某夫妇生活。平时就周某夫妇和妞妞3人住在鹤城镇别墅小区19幢。11月11日那天,周妻因父亲病危去了丽水,别墅里就剩周某与妞妞两个人。

4个小组侦查

专案组决定分4个小组开展工作:

关系人走访组继续对死者的家属、关系人进行走访。

现场走访调查组继续以现场为中心,走访周边群众。重点对现场周围的出租房、宾馆、网吧等公共场所进行排查。

交通工具组民警到青田各大出租车公司,请出租车司机回忆在案发前后有无在现场附近搭载过可疑人员。

视频信息组民警集中分析研究现场周围的监控。

不久,一位出租车司机向民警反映,案发当天夜里,他送客途经现场附近时,有一个男青年招手拦他的车。他靠边停下,男青年见他车上有其他人就说坐不下了。他注意到那人神色紧张,身上好像有血迹,边上好像还有人走动。

与此同时,民警在一家小宾馆发现一名贵州籍男子案发前连续在该宾馆住了4天,案发当日突然退房离开。

警方分析认定,该案可能是一起3人以上结伙流窜抢劫杀人案件。



歹徒冲着钱去

案件侦破方向选定后,专案组民警先后奔赴贵州、福建和我省绍兴、温州、宁波、丽水等地进行调查,终于在贵州、绍兴发现嫌疑人踪迹。在贵州省公安机关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于11月28日在贵州省省长顺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吴小进、罗文启。

同时,在绍兴的民警也锁定了嫌疑人隐藏的地點,嵊州三界某家具店。11月29日凌晨,专案组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悄悄包围了该家具店。民警以夜查为由敲开了店门,正准备拿出嫌疑人苏亚辉的照片请店主辨认时,发现只有一帘之隔的一张床上有动静。抓捕民警迅速冲到床边,将床上男子制服,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该男子正是苏亚辉。

经审讯,苏亚辉交代了自己与吴小进、罗文启为逞财图目的,于11月11日晚将周某等两人残忍杀害的事实:

11月7号下午,我和吴小进、罗文启从丽水坐出租车到了青田,之前我们买了两把水果刀和3双手套、1把手电筒,都放在吴小进的挎包里。当天,我们3个开始在街上踩点。

第四天,我们找到别墅小区19号。我们觉得这家别墅的位置相对隐蔽,而且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这家别墅住的人也比较少。

到天黑的时候,大概(晚上)6点来钟,我和罗文启决定先爬进别墅。当时,我们从拐角处的大门看到餐厅里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在吃饭。我和罗文启各带了一把刀放在口袋里,从围墙翻进了别墅,到了院子的后面,我发现客厅的门是开着的。

进客厅前,我和罗文启说:“我们找个地方先藏起来,等屋主睡觉以后,再给吴小进发信息,打开门叫他进来。”我们进到客厅以后,才发现客厅里没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听到老头叫小孩子穿鞋子,他们好像要出去玩。接着,我听到老头去关窗户关门的声音,我和罗文启就躲到进客厅门的两边。我听到老头走过来,他看到了罗文启,罗文启马上去用刀架在老头的脖子上,控制住了他。这时小女孩就往门外跑,我从门后面冲出来,搂着老头的脖子,随后打电话叫来了吴小进。我们就开始动手杀人,然后在家里寻找物品,在搜得3000元及1只数码相机后逃离现场。

现3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

变更户名申请表上签名为假

與吳一梅協商未果後,吳某決定起訴給吳一梅發房產證的上城區房管局。

不想,上城區房管局調出了兩個證據:一份是吳某寫給房管部門同意將公房轉讓給吳一梅的書面材料;一份是同意變更此套房產戶名的公房住戶申請變更審核表。

在法庭上,上城區房管局的代理律師提出了兩點意見:其一,訴訟時效已過;其二,兩份變更材料說明變更事宜是經合法手續辦理的。

原告當場指出,第一份證據上的吳某簽名是假的,不是吳某本人的筆迹,且人名有錯;第二份證據上根本沒有出現吳某夫婦的親筆簽名,且仍寫錯吳某的姓名。

對於訴訟時效,吳二梅稱本來沒有想過要到法庭上解決這種親情財產糾紛,現在是上法庭來討個公道。

“我祇是把房子借給她家住,根本沒有同意把房子轉給她,也沒有寫過什麼材料。我祇要拿回我原先公房的房卡。”吳某在庭上幾次激動地站起來說。

“在我們姐妹五人裏,我爸媽對她(指大姐吳一梅)從小就最寵愛,我們把她的兩個女兒從小照顧到出嫁,她的兩個女兒現在都是老師,為什麼她會做得這麼沒有人性啊!”一直在家照顧父母的四女兒痛苦地撫着胸,眼淚像泉水一樣涌出來,“要房子幹嘛,親情都沒有了有什麼意義啊!”

“她說的全是謊話。當初給她辦變更手續的人被買通了。我們沒有房子却有親情,她却什麼都沒有了。”吳家小女兒對記者說。

在辯論過程中,吳一梅不時地將左手撐着左臉,似乎想回避臺下妹妹和對面父親的眼光。經過兩小時審理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日宣判。

面對電視臺記者的話筒和攝像機,吳一梅把身子轉過去,把背影長長地留給了記者。她也自始至終沒有和老父親及4個妹妹說一句話。

吳一梅孤單地走出法院。外面下着雨,吳一梅沒帶傘,在法院門口,她走到本報記者身邊,問“現在幾點了”。記者問她:“你想怎麼安排你父親?”她連忙閃到一邊,快步向前走,低頭趕路。

(文中人名為化名)

私下把老父的房子变更给自己  
拆迁得三套房却一套也不给他  
一起“民告官”案牽出一段揪心的親情財產糾紛

■见习记者 邱国良

大女儿偷占三套拆迁房

哭訴的中年婦女叫吳四梅,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四。她所指的老年婦女叫吳一梅,排行老大,吳一梅作為第三人,和被告方上城區房管局的代理律師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她們的八旬老父親吳某,還有二女兒吳二梅。

其實案件並不復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家住上城區萬安橋東弄的吳某,考慮到大女兒一家工作生活不便,便將自己住的公房和大女兒一家(房子在大學路)換了住。2002年底、2003年初,那套公房拆遷。吳某和老伴由於年事高,加上一直以來對大女兒吳一梅最為寵愛,因此,拆遷和換房事宜都交由吳一梅辦理,其他女兒出於親情考慮,也沒有細細過問此事。

據吳一梅說,拆遷後,換得了一套三裏亭的新房和補償款56萬元。不想吳一梅將新房的產權直接寫到了她一個女兒名下,然後又用56萬元在■聖觀路上買了一套二手房,產權寫在她另一女兒名下。而吳某所住的位於大學路上的房子,產權祇歸吳一梅前夫一人所有。這意味着,經這一拆遷,吳某成了“無房戶”。

這些年來,吳某夫婦對大女兒吳一梅的做法一直有怨言,要求吳一梅把大學路上的房子歸於自己名下,要麼把其他兩套中的一套給自己。但是吳一梅名下早已沒有房產,而吳一梅前夫和已經各自成家的兩個女兒拒絕讓出房產。吳某夫婦很無奈,但祇期望大女兒能盡孝道,讓自己安享晚年就行。

不想吳某老伴突然去世,親情也由此走上了“絕路”。今年2月7日,吳某老伴生病住進重癥監護室。經搶救,老太太病情好轉,精神狀態也挺好。年三十晚,吳一梅來看老太太,聊了兩個小時,談話內容讓老太太很生氣,第二天老太太的病情就惡化,年初二(2月15日)去世了。

吳某和其他4個女兒,認為是吳一梅氣死了老太太。老太太去世後,他們便開始為房子的事去房管部門搜集證據。

令他們心寒的是,從房管部門提取到的拆遷合同和購房合同證據顯示,當初拆遷時竟然分到3套新房,均位於三裏家園,但有兩套被吳一梅私下賣掉了。

会稽山始于1743年

绍兴人爱喝的绍兴黄酒



Shaoxing wine is renown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Shaoxing, home to Shaoxing wine, local people like to drink Kuaijiashan wine all the more. Kuaijiashan wine, since 1743, has been a favorite with Shaoxing people.

